

美国的末日

〔美〕保罗·厄德曼 著

陈 述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美国的末日

〔美〕保罗·厄德曼 著

陈 述 译

美国的末日

【美】保罗·厄德曼 著

陈 述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194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册

*

ISBN 7—5378—0341—7

I·325 定价：3.50元

pp 85/24 76485

第一部

• 第一部 •

1

大家当然能记得，一进入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人心惶惶，有一种日暮途穷的感觉。越南战争、尼克松事件、伊朗危机、还有卡特总统的软弱无力，……糟心的事一桩接着一桩。情况要多糟有多糟。

可是，谢天谢地，日子一天天过去，也没见到天塌了下来。人们还在照常地吃喝玩乐，来来往往。不过也还是有些变化的。要想赶时髦，过象样一点的日子，手头可比过去紧巴了。一加仑无铅汽油已经涨到了三元八角五分美元。一辆1985型卡迪莱克小车要四万二千美元。我在伍德塞德的房子，是1982年花四十万美元到手的。据懂得行情的人讲，现在没有一百万美元就别想问津了。连牛排也卖到了十六美元一磅。

不过，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还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里不是讲人均占有几台洗碟机或是有几所游泳池，而是指这儿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权。人们可以想上哪儿便上哪儿，想怎么生活便怎么生活。在1985年的世界上，其他国家还真有点望尘莫及呢。

在东欧，苏联人早在1983年便已把人权弃之若蔽屣。波兰、捷克，甚至还有匈牙利，谁敢不按俄国人的指挥棒转，便马上会神秘地不见踪影。拉美的巴西，还有1984年以后的

墨西哥，情况也差不多。统治阶级连人们梳什么发型都要管。如果把头发向左梳就会大祸临头。连神秘的国土意大利，人们也不得不在无穷无尽的骚乱与黑衫党的独裁之间作出选择。而他们选择了黑衫党。

世界各地，人们因为妒忌，都切齿痛恨美国佬。所以当1985年的感恩节来临时，我和南茜乃决定不去国外，而选择了去夏威夷大岛的莫纳克亚饭店消磨这一周的假期。11月8日晚，当故事中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那儿。事前毫无征兆，连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

我们刚吃完晚饭。南茜想回房间休息。我还不累，便打算上海滨去看曼塔缸的表演。正当这时，饭店经理打发人来通知，说是赫伯·帕特逊刚来长途，要我马上回个电话。

在讲他急急忙忙要我去干什么以前，最好先介绍一下帕特逊的为人及曼塔缸的事。

赫伯是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导弹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他是我的老板。此人财大气粗，最好颐指气使。象今天这样，驱使一位第一流豪华饭店的经理当信差的事，乃是家常便饭。饭店经理鲍勃·包特菲尔德在资金周转上常有求于他，因此也不得不忍让三分。

再说曼塔缸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劳伦斯·洛克菲勒决定在大岛的科哈拉海滨修建一所饭店。这处海滨几乎全是黑色的火山岩，没有什么沙滩。远离喧嚣，十分幽静。人们常爱来这儿休憩。饭店建成后，庭园设计师为了点缀风景，便在大餐厅下面的岩礁上装了两盏大功率探照灯照射海面，供旅客观赏海上风光。强烈的光柱吸引着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又引来了曼塔缸。每到晚上，总有十几二十

条这种庞然大物自海底腾跃而上，蔚为壮观。它们出现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十点钟左右，成为饭店的一景。赫伯那天来电话正是在这个钟点。

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够猜到，我如此喋喋不休地讲述这段故事当然是在暗示赫伯与曼塔缸之间存在着某种象征性的联系了。不过此事说来话长，一扯就远了。只能就此打住。

我回套间打电话时，南茜已经上了床，正躺在那里看书。见我进去，就问道：“你那帮朋友今晚都在忙什么呢？”她觉得我今晚竟对曼塔缸发生了兴趣，未免与平日秉性有些不合。她深知我是习于董事会和银行办事处里的那种气氛而并不喜爱太平洋深夜的大海的。

我说：“赫伯刚才来电话了吗？他要我回个电话。”

她说：“倒是有人打来电话。要你亲自接。所以对不起，我只说了句你不在，就挂上了。”

我说：“谢谢。”这些太太们要给你钉子碰，还真对她们没办法。

夏威夷现在和纽瓦克及克利夫兰一样也有了全球直拨电话。这么一来，倒是方便多了，但是却使岛上的那种浪漫色彩大为逊色。不过讲实在话，在这八十年代中期，那里的浪漫色彩本来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抓起电话，拨了个号码，说道：“是赫伯吗？我是佛兰克。”

那边传来他的声音：“你能回电话真是太好了。我们在欧洲碰到点麻烦，而且还不小呢。明天你能赶回来吗？咱俩在城里见。”这里所谓的城里不是指平尼苏纳州那个森尼韦尔小镇而是指的旧金山。

我们商定在太平洋联合俱乐部见面。北加利福尼亚的权势集团都在那里用午餐，有时连晚餐也在那里吃。我俩当然属于那个集团，而且暂时还不想和它脱离关系。

他又敲定一句：“就定在下午七点钟好不好？”

我说：“就这么办。”

他说：“好！那就明天见。问南茜好。”

南茜当然全听见了，但是没有露一点声色。我俩是五十年代认识的。她是弗吉尼亚人，我是加利福尼亚人。都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攻读学位。她攻哲学，捎带涉猎一点神学。指导教授是卡尔·雅斯贝斯和卡尔·巴思。我研究的是经济和金融。1962年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我得了最高荣誉奖，她得了高级优秀奖。三天后举行婚礼，相誓白头偕老。

第二天在回旧金山的飞机上，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及赫伯，也没有提到导弹开发公司及德国人与巡航导弹的事。据她后来讲，在整个航程中，曾几次想劝我辞职不干，不要卷入泥潭。可是，却终于没有讲出来。

飞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我们各坐一辆汽车，她带着行李回伍德塞德，我则直接去太平洋联合俱乐部找赫伯。

• 第一部 •



2

西德总理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被人称为“有头脑的胖希特勒”。1985年11月18日，星期

一。他突然召见外交部长格雷夫·奥托·冯·阿姆斯伯格。时间在午餐前不久。匆匆谈了一阵后，这位部长临时决定改由自己第二天去布鲁塞尔参加北约计划会议。把原计划要去的副部长换了下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变更对我们每个人竟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后来基辛格虽然没有具体提到这一出席人选的变更，但在提到那次会议时也说，它“对人类的前途有着深刻的影响”。

按照会议议程，第二天要就两项议题作出决定。第一个是确认北约组织将毫不迟延地部署五百七十二枚美制巡航导弹。并由英、意、西德、比、荷各国发表声明，不可改变地同意在本国领土上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该种导弹。第二项议题则是确定导弹的制式。有三家公司各推出了一种制式，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一家是西雅图的波音公司，一家是圣路易斯的通用动力公司，再一家就是我所在的导弹开发公司了。

据传北约内部对两个问题早已有了内定意见。荷、比两国政府尽管满心不情愿，也不得不设法制止国内就部署巡航导弹问题引起的无止无休的争论与示威。因为俄国人咄咄逼人，现在又将闯入南斯拉夫了。面对这种形势，他们已别无选择。选定导弹开发公司的制式似乎也已确定无疑。波音和通用动力两家公司开发的导弹质量均没过关。波音的导弹在试验时，一颗接着一颗地坠毁。华盛顿州的森林几乎全被导弹坠毁时引起的大火烧光。通用动力的更是发射一枚失事一枚。有的掉在太平洋里，有的掉进加勒比海，还有一枚竟掉到墨西哥去了。

开会前，冯·阿姆斯伯格活动频繁。有人见他在北约总部的走廊里先和比利时的国防部长讲了几句悄悄话，又和荷

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一位空军将军谈了一阵子。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只见这两个代表团都匆匆召开临时会议，以致大会推迟了半个钟头才开。

第一个问题的表决没有出什么意外。仍象预期的那样，以一致同意获得通过。而第二个问题则不然。冯·阿姆斯伯格没有说明理由便动议推迟两周再作表决，时间定在12月2日，荷、比两国代表马上附议，其他国家只好赞同。人们见到美国代表团里一位将军愤愤不平，曾引起了一阵纷扰，但最后美国还是随了大流。

奥托·冯·阿姆斯伯格当天中午返回波恩，整个航程只需三十五分钟。他一到波恩就马上回办公室打了四个电话。初步约定十五天后在距波恩十一公里，位于去科隆路上的一间名为斯特隆的乡间客栈召开会议。由于要看看美国人的反应，所以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四个人中有三人回答届时准去。只有德意志银行总裁克雷普斯博士正在纽约出差，阿姆斯伯格不愿和他的秘书多讲，就把电话挂上了。

打完电话，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向总理汇报。真不愧为按照俾斯麦的传统忠诚为德意志服务的贵族后代。斯特劳斯听完汇报，夸奖道：“办得好极了，美国人事先竟一点也没有察觉。那帮笨蛋的头脑真是过于简单，这回，咱们终于能够摆脱他们了。奥托，就这么干吧！”

斯特劳斯也许有头脑，但他肯定缺乏风度。不过，上述这段话也不能算错。我们这帮笨蛋的确什么也没有察觉。起码一位特殊的笨蛋是什么也没有察觉的。

• 第一部 •

3

你如果到过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一定会觉得奇怪，这座石头砌的建筑竟是把一个角对着大街的。这儿便是太平洋联合俱乐部的所在地。我还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在餐厅里见到的一些人。其中有斯替夫·贝切特尔。他拥有世界最大的私有公司。旁边坐的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凯勒，但是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另一张桌上坐的是百货公司巨头普伦替斯·科伯·赫尔。此人十年前曾并吞了著名的尼曼·马科斯公司，就象那不过是德克隆斯州一个卖“热狗”的小摊贩一样。他正和伊利诺州一位高级参议员边吃边谈。再就是拥有街对面那家饭店的斯威格斯哥儿俩和带了利维·斯特劳斯一同来的哈塞斯兄弟。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详加介绍，为的是使读者诸君能对什么人可以参加这间俱乐部有个清楚概念，光是经营一家大公司、大银行或是其他什么大机构还不行，你得自己腰缠万贯。美国就是这么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尽管太平洋联合俱乐部竭力否认这一事实，但一般平民百姓是休想进得门里的。它也没吸收妇女参加，倒不是歧视妇女，它只按财产的多少决定能否入选。可是旧金山方圆一百公里甚至一千公里以内，又有哪一位女人经营并拥有过一个象样的企业了呢？

那么，我和赫伯怎么也能侧身其列？赫伯与上述诸君相

比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森尼韦尔公司里拥有可观的股份。至于区区在下，作为总经理当然不至于全然是个穷光蛋。不过只凭那点资财便想加入这个俱乐部还有点不太够格。只是由于有赫伯这样的大亨极力推荐才被接受的。

闲篇已经扯得不少，还是言归正传吧。11月19日晚上赫伯走进俱乐部的时候，我正无聊地坐在桌旁，慢慢啜饮一杯加了香料的双份杜松子酒。他落座后要了一杯双份伏特加，外加三个橄榄。

我问：“出了什么事呀？”

他说：“咱们那位将军昨天从北约总部打来电话，是一散会就打的，用的是公用电话。”

我说：“大概这样能保险一点。”

他说：“我想也是。你猜他讲了些什么？竟在投票上出了问题。人们不但没有同意采用我们的产品，而且据说西德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还倾向于用波音或是通用动力公司的哩。真是活见鬼！”

我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反问：“你要我照直讲吗？”

我说：“那还用说！”

他说：“好吧，佛兰克。咱们又回到原出发了。我想是有人给国防部长们、将军们或是鬼才知道的那帮有势力的先生们施加了影响。我们的导弹，特别是它那制导系统，比起另两家的来，真叫百分之百的没话说，这一点谁都清楚。你明白，五角大楼明白，而且直到昨天为止，北约大多数成员也都明白。我这样讲你不嫌絮烦吧？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票是西德、比利时和荷兰人投的。而他们本来是在我们的掌

握之中。嗯……？”

我说：“请等一下，赫伯。现在已经不是七十年代了。我简直难以相信，还有谁能那样上下其手随意操纵呢？问题在于是谁和用什么办法使他们那么去投票的。”

他说：“他们已经表决同意部署导弹。但是对采用哪种产品要推迟两周才作决定。”

我说：“那么说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嘛！”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还有一次机会。不过，万一他们还是反对呢？”

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作最后一搏。这时，侍者走了过来，我们各点了一份牛排并要了一瓶酒。这个俱乐部供应的酒不错，上菜也快，服务质量堪称第一流。但正因为他们效率高，却使我们只能有半个钟头好谈正事了。

我问：“那么，如何才能使下一轮投票不致对我们不利呢？”

他说：“我看只有启用瑞士的西蒙纽斯博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航空咨询公司了。”

听他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要是换了今天，我定会对他讲，千万使不得。这里面有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和行为准则的问题。甚至还会对他讲，只要我还当公司经理，那么原则问题就比公司的利益、他的财产甚至区区我的身家性命都更为重要。决不同意那么蛮干。

可是，当时的情景并非如此。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竟这样问道：“你是自己去干呢，还是准备叫我去干？”

“你不认识西蒙纽斯吧？”他问道。

“虽然未见过面，但已久仰大名。”

“我知道你全知道了。我记得你进公司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一切‘冻结’了三年之久了。”

“我是1982年秋季来公司的。”

“哦，那么航空咨询公司已经停止活动三年半了。”

“有没有旁的人由于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一切呢？”我问道。

“山姆·杰克逊也知情。不过，他已经见了上帝。”

杰克逊是我的前任，死于1983年，好象是正常死亡的，我说：“咱们不得不这样做。未免有点遗憾。”

他用低沉而冷酷的声音说道：“我们已被挤得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你想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我们手里抢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生意而无动于衷吗？”

“赫伯，话不是那么……”

他打断我的话头，接着说道：“他们的导弹叫什么玩意？全是他妈的次货！就凭那个速度，还有那糟糕的特尔考姆制导系统，只怕那狗娘养的刚发射出去，就会被俄国人全都给揍下地来。你认为让他们把生意抢了去能叫人心服吗？”

“你怎么知道有人做了手脚呢？”我好奇地问。

“我怎么知道？就凭我是于这一行的老祖宗！要是没有人暗中捣鬼，算是我白混了一辈子！不过，佛兰克，你听我讲，如果你不想插手，可以直说，我是能够理解的。坦白讲吧，当年我把你招聘进公司的时候，也没有料到有今天！”

“赫伯，我给西铁银行和查斯·曼哈顿银行干了十八年，并不是白混的。咱们现在要干的这一套我全懂。咱俩别兜圈子了。还是谈谈具体办法吧。我还是那个问题，你是打算自己干呢，还是叫我去干？”

“弗兰克，假如我还年轻几岁的话，……”他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听不见了。

“好吧，我从哪儿下手？去找那位将军吗？”我问道。

“不！”他叫道：“先到巴塞尔去找西蒙纽斯。如果有人做了手脚，他会知道的。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律师也不算少了，但是只有他兜得转。无论去哪个国家，用什么语言他全都在行！”

我说：“我想，咱们得谈点细节了。你得给我透个底，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应该如何去解开它而不致节外生枝？”

他说：“你所需要的一切全装在一个卷宗里了，那卷宗就存放在西蒙纽斯的保险柜里。那是一点一滴地搜集起来的，可费了不少劲哩。但它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也许这话有些多余，但那个卷宗可是命根子，千万丢不得。这事是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当然明白，赫伯。”

他说：“你最好马上回去打点行装，明天就动身。如果南茜问起来，就说去伦敦出差。”

我回家对南茜一说，她连瞧也没瞧我一眼。事后我问起她时，她说，她认为我是个男子汉，应该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

没错，我是个男子汉。此时此刻，我要坦白地说出那天晚上我们所策划的一切，一句话归总，就是想去行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多少年来，起码是在美国，人们对“行贿”究竟是怎么回事，完全都误解了。那些小打小闹的事例也叫做行贿，看了真叫人可怜！最著名的有所谓的阿卜斯

康事件。说的是一位不知由哪个选区选出来的议员从一位黎巴嫩出生的联邦调查局特务手里收了五万块钱。那个特务装作是阿拉伯商人，在新泽西赌钱时，“输”给了他。这算得了个屁！与我们策划的事情比起来，简直是小巫大见巫！

我们的手法与前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最爱调查的所谓跨国公司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象TT&T公司的智利海关关员行贿，或是曾当过财政部长的米勒所在的Textron公司为了卖给伊朗三架贝尔式直升飞机而向伊朗的上校们塞钱。与我们的手段相比，也不过是小事一段，不值一提！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行贿手法与上述种种全然不同。丘奇的最大毛病就是没有想象力，他是个小人物所以所见也小，不象个办大事的。我不打算对过去的竞争对手麦克道尔·道格拉斯公司、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只举出历史上的两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自己在1985年底卷进这种事情当时的看法。

第一件事发生在麦克阿瑟将军与奎松总统之间。1941年底，这位菲律宾总统陷身科雷吉多，急于在日本人来到之前脱逃。但是麦克阿瑟拒绝加以援手。于是奎松于1942年1月3日命令由菲律宾国库存放在美国的款项中拨出五十万美元到麦克阿瑟个人名下。2月19日，查斯·曼哈顿银行通知将军，钱已汇进他的帐户。于是，奎松就于2月20日由一艘美国潜艇接出去了。今天菲律宾已是美国的可靠盟国，而麦克阿瑟将军也已作古。正象一首歌谣中唱的那样：“老将虽已凋零，战士精神不死！”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亨利·鲁斯的。这位圣徒创办了《时代》杂志，经营达数十年。读者如有兴趣去翻阅一下该杂志六

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有关各卷，就会发现其所介绍的英雄人物中，与蒋介石等伟人并列的还有伊朗的“万王之王”。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伊朗特务机关于1962年给这位鲁斯先生签了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号码是日内瓦瑞士联邦银行支票第214895·20号。

我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正如那天晚上在旧金山对帕特逊讲的，既然在查斯·曼哈顿银行干了那么久，耳闻目睹总能学到一些乖吧？麦克阿瑟是曼哈顿银行的老主顾，而曼哈顿银行的日内瓦分行与瑞士联邦银行又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的职员没事时常聚到一起神聊战时掌故。只要不涉及还活着的人，便什么都谈，百无禁忌。这就明白了吧？

说了这么半天为的是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在高层人士中行贿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干这种勾当的人，你说他是有功还是有过？想想看吧，如果当年有人告倒了麦克阿瑟，历史又将走向何方？我们可能还会苦战在爪达康乃尔的岛屿之上。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再拿鲁斯来讲，他吹捧的那位“万王之王”的确算不得什么伟人，但毕竟是他把俄国人困在南亚长达二十五年。这位国王如果没有鲁斯及其在华盛顿官居高位的密友支持是维持不下去的。他一垮台，伊朗不就丢了？1985年导弹开发公司与德国人和俄国人之所以剑拔弩张，也正是由于受到此人垮台的部分影响。而我们今日之所以处于尴尬境地可能也是由于高层人士中有人被收买了所致。

我猜那天晚上赫伯的脑袋里，一定也在琢磨这些事。因为分手时，他对我说：“我想你会睡不着的。一定会反复思量今天发生的一切。那就请记住一点吧，1962年洛克希德